

时间的朋友

□ 白瑞雪

内忧外患之中，中国航天人——那些留下来的，不怨不馁，深省笃思，建章立制。这一时期总结出来的多套标准，构成了中国航天受益至今的质量工作规范体系，航天人极端的负责、极端的求实、极端的严谨，影响了航天之外的很多领域、很多人。

长征五号火箭本月发射失利后，有文章痛陈中国航天之弊，也有文章激烈驳之。正的反的，都是爱之深、护之真、恨之切。我们吃瓜群众纷纷以理性观察思考来讨论问题而不是成王败寇的情绪发泄，这就是社会的大进步。

没有任何一项事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航天事业能够常战常胜，即便风霜严峻，我们能像上个世纪90年代一样从失败中汲取养分，失败则为岁月馈赠。更没有任何一种胜利可以信手拈来，在任务密集的今天，中国航天即便发射成功率稳居世界前列，从来都是警钟长鸣。

落脚到为失败落泪的每一位航天人，个中滋味百般，外人难以谅解。然而需要反思的不仅是他们。

与修条路、盖栋楼不一样，航天技术、工程和产业的套利周期尤为漫长。利不在眼前，利可能在遥远的未来，但不能因为它过于遥远而不去做。那么，我们的经济考量是否包容这样一项反功利性的事业？我们的科研机制是否能够像当年一样支撑起领导者无私无畏、技术骨干一心一意、年轻人朝气蓬勃、人人勇于承担责任？我们的评价体系怎样给予勤力者与劳动付出相对等的物质和精神鼓励？我们的宣传机构是在着力传播中国航天所包含的

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还是仅仅把它作为某种预设命题及一堆宏大空词汇的载体？

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脚步太匆匆，浮躁、功利如地球流感。真不知我们都在急个啥呢？

航天难在时间。25年过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完了扎扎实实的两步。快40年了，人类飞得最远的航天器——“旅行者1号”探测器才抵达太阳系边缘。

航天也美在时间。上一茬航天人不在在了，他们制造的航天器也许还在太空中优雅飞行。我们这一代人不在在了，我们的子孙无疑将更好地享受被航天改变的生活。

让科学回归科学，让航天回归航天。中国航天，应该是时间的朋友。

非常文青

诗歌是剂青春药

□ 流沙

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帕克静静地走了。也许没有人知道帕克是谁，也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同时还是一个现代诗歌的爱好者？

是不是可以称她是一个诗人？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家看护院里，帕克的遗体被人抬走了，但帕克的床边仍然保留着几本发皱的诗集，没有人会把诗集和115岁这个创造世界吉尼斯纪录联系起来。因为，长寿，是一个太过于庞大和繁杂的学问，一个严谨的学问家，是不敢说诗歌可以延年益寿的。

但是，我们不是学问家，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诗歌，让帕克活得那么长，那么好。

帕克出生于1893年4月20日，在丈夫1939年死于心脏病后一直寡居，100岁时搬到其中一个儿子家居住，她的两个儿子也已先她而去。帕克现有5个孙辈、13个曾孙和13个玄孙。

吉尼斯世界纪录顾问、加州大学老年医学专家斯蒂芬·科尔斯一直在“追踪”研究帕克，想知道她为什么那么长寿。这位学问家与帕克接触了十多年，但最后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直到帕克110岁的时候，科尔斯发现了帕克的一个奇怪的爱好——朗读诗歌。

科尔斯问她，你为什么喜欢诗歌？帕克说，她有时候会焦虑，这种情绪让她非常痛苦，但如果朗读诗歌，就可以马上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科尔斯调出许多长寿者资料，想知道诗歌到底对长寿起到什么作用，仍然一无所获。但我相信，诗歌会给人带来灵魂的安宁，会让浮躁的生命安息下来，在如水一样静谧中休养生息。因为诗歌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文字性表达，它更容易带领我们进入内心，引发我们尊重对深藏于人性里的敬畏之心、触动对灵魂的感应。

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心情烦躁，不能自己，我就会在礼拜日走进教堂，坐在信徒中间，听他们唱诗。当唱诗响起，再浮躁的灵魂也会平静下来。家中我也备有唱诗，我喜欢阅读它们，体会它们，那些文字，让人快乐、敬畏、安静、感动、友爱。

诗歌，是剂青春药。除了“长寿基因”之外，一个长寿者的秘诀，后天所能掌控的，就是让自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微语绸缪

睡眠，终于等到，最合适的温度，最合适的湿度，还有最合适的暗度，然后醒来。

大地里藏有太多秘密，每一个看似偶然的命运里，都流着必然的河流，见缝插针，摸索进退。

魏新说，在泉城生活了二十载，常感受到泉水给人带来的幸福，着实难以更迭。

顺着泉水溯源，他不仅发现了泉水的秘密，也发现了这个城市的秘密。

“泉水发源之地，竟也是佛教在山东的发源之地，名泉汇集之处，也是佛教的兴盛之处，泉与佛之间，存在着冥冥的天意。”

这发现让他兴奋不已，半夜三点写完稿子仍毫无睡意。

这世上或许并不存在真正的隔膜，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懂得和经历越多，就越加相信，不仅地下的泉水是互通的，地上的思想，无论东西古今，亦有暗通。

而我，一个小小的编辑，乐此不疲于发现文字的秘密。

朋友说，在网上写作，标准要比在纸媒上写作低出好几个档次。哈，因为没有编辑，看似自由，恰恰缺少把关，没有经过严格雕琢，所以免费，所以不太值钱。

戴在那里的松树和一茬一茬的麦子，你更能记住哪一个。

感谢他的看重。但愿未来某一天，编辑这个职业不会消失。

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看到一个选择的价值，这个价值恰恰不是作者判断出来的。作者只负责道出秘密，生活在前方指引，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文字最终来到你的面前，和你内心合拍时，你就会发现，就会感受到，构成我们自身核心的就是我们的所爱或者我们爱的种种事物。

编辑手记

四哥也姓韩，但与我没有血缘关系。我自打成年之后，脑袋里装的东西太多，把许多童年记忆都覆盖了，忘了很多事，忘了很多人，自然也不记得同村的四哥。直到再次见到他，听到了他的故事。

四哥比我大四岁，上小学的时候，正是饥荒年代的尾声，家里米缸空无一物。有一天四哥放学回来，发现家里堂屋门紧锁，大人在湖里(耕地里)干农活，被饥饿折磨得百爪挠心的他，搬起半边门硬生生挤开一条缝钻了进去。

家里任何角落都找不到现成可吃的东西，但这难不倒四哥。他眼睛一亮，发现了母亲腌制的一盆咸菜疙瘩，一个个吃了下去，直到吃得整个胃几乎胀破。

咸菜含有亚硝酸盐，这是常识，但很少有人相信，咸菜吃多了会要人命。四哥那时年纪小，大半盆咸菜下肚，亚硝酸盐开始霸占他的五脏六腑，直到天黑大人们回家，才发现四哥昏倒在地，人事不省。

村里的赤脚医生，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了，没有任何效果。等待着四哥的命运，是被抛弃。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经常有这样的例子，得了疾病，中了毒，根本来不及送到三四十公里外的县城。哪怕能送去，也付不起医疗费。更多的时候，是听天由命。

父亲不忍心儿子就这么断了气，每天用棉絮蘸水给四哥擦洗身体。他认为，这样可以让那些“咸菜”慢慢流失掉。空闲的时间，他就跪在床边念叨。第十五天，四哥有了一次明显的心脏跳动。第十六天，四哥活了过来。

也许是因为咸菜中毒事件，四哥的智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脑瓜一直不太好。但从鬼门关夺回一条命的四哥，也就此知道了命运的沉重，开始学着强力扭转自己的人生。那个时代，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就是考上大学。但对于一个家贫如洗的孩子而言，大学是一件多么遥远的事情。

和许多农村孩子一样，四哥的大学是用自己辛苦的血汗，牛马一样的付出，甚至一次次苦苦的哀求换来的。他第一年就上榜了，分数足够读当地唯一的大学，却因为交不起学费，白白浪费了那纸录取通知书。

然而，四哥一生最大的悲痛，不是吃咸菜差点被咸死，不是考大学交不起学费没法上，而是父亲的去世。

在四哥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的生活一下子就空了。他独自生活在村子边缘的一个小院里，陪伴他的是一只画眉鸟和一条狗。两年

流年碎笔

开在杈子上的花朵

□ 卢海娟

从前，木耳不是长在矮矮胖胖的菌棒上的，它们不占土地，也不需要人工培植。从前的木耳都是野生的，它们随心所欲地长在杈子上，长在街头的大木头堆上。

绵绵的细雨下了两三天，黄昏，天放晴了，暮霭连同炊烟把小村庄笼罩在白茫茫的迷雾中，如同仙境一般。暮归的老牛哞哞叫着，淘气的小牛犊不远不近地跟在身后，慢腾腾往家走；公鸡趾高气扬地站在鸡群当中，母鸡一边啄食，一边咕咕地高唱凯歌；大鹅你挤我一嘴，我呷你一嘴，斗得正欢；狗儿有一搭没一搭地汪汪乱叫……屋子里为了躲雨猫了两三天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有的人手里拿着个大茶缸子，有的端着个旧盆子，没有人走到路中间去，大家都贴着路边走，脖子向杈子那一方扭着，伸长，眼睛瞪得圆圆的，忙着寻找。

彼时村民的菜园和院落没有高高厚厚的整齐划一的水泥墙，不过为了防鸡闯猪拱，每一家的菜园都用木杈夹了杈子，木杈多为柞木，也有椴木和柞木。经年不断地立在菜园周围风剥雨蚀，一些木杈已经腐朽，杈子也就七扭八歪，勾勒出一副粗犷拙朴的画框。尤其是雨后，杈子浸透了雨水，黑黝黝的，也有的呈深灰色，上面攀爬着牵牛、芸豆，还有浑身长刺刺人的茜草，像极了水墨淋漓的乡村风情画。村民们置身画里反倒没什么特殊的感觉，他们要透过浮光掠影寻找大自然馈赠的宝物——木耳。极具穿透力的视线透过那些搔首弄姿恣意生长的植物，一下子就捕捉到了那些开在杈子上的花朵，木耳丰盈饱满，水灵润泽，层层叠叠张开深咖色诱惑的花边，牵引着村民们的眼睛。

木耳密密麻麻长在杈杈子上，因为雨水的浇灌，把硕、丰腴、生机勃勃，大人们把木耳摘下来，赶快寻找下一个目标，小孩子们贪吃，把太大或是太小的木耳放起来，那些不大不小正好放在手心里的，总是爱不释手，先是展开它的花边，看它像小小的扇子，又像蝴蝶的翅膀，就那么乖巧调皮地躺在自己的手心里，不由得把它捏起来，它的两片耳肉富于弹性和质感，捏了几下，两片耳肉便分开来，用手一抻，木耳就成了一个深咖色的小荷包，把它丢到嘴里，咯吱咯吱嚼起来，新鲜的木耳很是脆嫩，有一些爽滑，有雨水的味道。

好的木耳都长在柞木或是椴木上，两三天的雨让它们长得恰到好处，倘若连雨天，有的木耳也会老死，腐烂。因此，即使天未晴雨未停，也会有勤快的村民披一块塑料布冒雨出来捡木耳。桦树上的木耳长不开，它们黑黑的小小的，像黑蜻蜓的脑袋挤挤挨挨地因在一处，没有人会捡这种木耳，我们叫它“木耳粑粑”。

村子太小，村路太短，所有的杈子都被巡视一遍之后，大家开始翻找个人家堆在门口的木头堆子，倘若发现一棵碗口粗的大柞木，而



且这柞木上正好也生了木耳的话，那就是中了奖了，一下子可以采好多的木耳。好在民风淳朴，发现大片木耳的一定会呼唤起来，捡木耳的人应声而来一涌而上，嬉闹着你推我搡的，大家见者有份，每个人都会收获。

木耳采回来，晾在炕头上，一两天就干了，家人把木耳收起来，放到面袋子里，挂在房梁上。天一晴，木耳就停止了生长，没有及时晾起来的木耳大多也不会腐烂，它会睡在杈子上，主动把自己晾干，所以常常有人直接捡到大批的干木耳。过年过节，来人去客，抓一把干木耳用水发好，切两片五花肉爆炒，放上木耳，拍了蒜碎，撒了葱花，便可以上桌了。那时的木耳大概是胶质多的缘故吧，咬起来总会发出咯吱咯吱的脆响，嚼过之后，口齿之间还会留着柞木或是椴木若有若无的淡淡香。

最喜欢的，就是木耳的这种口感，那种来自于童年的味道。

泉生慈悲

□ 魏新

听者有千余人。“如幻，如响，如梦，如影，如热时焰，何以故？”在僧朗的讲经声中，山石亦连连点头。听众们十分惊讶，僧朗颌首道：“此山灵也，为我解化，他日涅槃，当埋此处。”后来，僧朗在此“创筑房室，制穷山美，内外屋宇数十区”，即是灵岩寺的前身。

灵岩寺位于长清区万德镇，有更多的泉水：卓锡泉、檀抱泉、双鹤泉、白鹤泉、甘露泉、饮虎泉、上方泉、飞泉、黄龙泉，还有纪念僧朗的朗公泉。最有名的，也是最神秘的，当属袈裟泉，位于“转轮藏”庙堂遗址的东侧悬崖下，泉边有一片被成为“铁袈裟”的铸铁块，因此得名。

“铁袈裟”高2.05米、宽1.94米，有许多凸起的纹络，纵横交织，形似袈裟，传说为达摩遗留的“天赐衲衣”。后来数次驻蹕灵岩的乾隆对此极感兴趣，写诗考证其为铸钟不成的废铁。近年来，通过对鲁班洞内唐代山门遗址的考古，在碑文记载中看到唐高宗时期曾在此铸六身铁像，铁袈裟应为其中力士的部分残件，若真如此，也真难怪当年的灵岩寺能被誉称为“四大名刹”之首。

神通寺和灵岩寺都在济南的南部山区，既是佛教在这片土地上的源头，也是泉水在这座城市的源头。

同样在南部山区的张夏镇，在唐代出了佛教大师——义净，同是西天取经的和尚，如不是因为《西游记》，义净于后世的知名度不会比玄奘小。论成就，论精神，论能力，他丝毫不亚于玄奘。论取经之难度系数，义净甚至更高些，玄奘走的是“丝绸之路”，义净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玄奘从河西走廊沿天山北麓前往天竺，经历的是戈

壁和冰川；义净法师则是从广州经苏门答腊转至印度，历经的是台风与海啸。在无边际的沙漠或大海，他们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绝望，终于抵达佛祖初转法轮的鹿野苑，抵达了自己的彼岸。

如今的义净寺几乎找不到唐代的影迹，但其中的双龙泉还在喷涌着，轻柔、温和、持久，或许，这汪泉水曾映照过一名僧人年轻的脸庞，给了他舍生取义的勇气和信心。

信仰曾经泉水般，从南到北，渗入这座城市的土壤之中，每一个泉眼都是一朵莲花，让信仰盛开，让信仰喷涌。

这座城市也多了因信仰而生的名字。比如因为佛慧寺，山也“佛慧”了；寺改为“开元”，附近小区也“开元”了；山顶有宋代大佛头，山又被俗称为“大佛头”了。呼来唤去，泉都是必须有的，就像佛慧山，一眼“秋棠”，一汪“甘露”，二泉在山中映月，二泉在山中相对，如释迦佛和多宝佛对坐，一个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一个说“芍药多情，海棠无香”，二泉在一代代僧人们的诵经声中，静观草木枯荣，感受天地慈悲。

泉水自带慈悲，自生禅意。闭上眼，体味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如读《维摩诘经》：“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王维字摩诘，是维摩诘的粉丝，他从京师长安被贬至济州时，满腹不平，还念念不忘“少年曾任侠，晚节更为儒”，或许，正是在此处，在寺院的钟声和泉水汨汨流淌的声音中，让他觉悟，达到了后

来“身世两忘，万念皆寂”的境界。我在《维摩诘经》译者摩罗什的出生地龟兹，看了中国最早的克孜尔石窟，再到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到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到张掖马蹄寺，到天水麦积山，到大同云冈，到洛阳龙门，到山西各座古庙宇，到山东济南、青州，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佛教在中国的延续，和其世俗化关系甚大。融合了中国文化，才没有被废弃。同样，世俗化的泉水才是最可爱的，比起藏在山涧或者深谷中的泉，融入百姓生活的泉没有那么孤傲、清冷，反而显得更加可爱，生动，和人更加亲近。

比如《老残游记》中“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地方，今天的县西巷、曲水亭街、芙蓉街，许多泉都在街边、路旁，甚至在人家里的院子里。也是在这一带，十几年前修路时，发现了堪称中国最精美的佛教地宫，其中有唐代的经幢基座，有阴线人物石刻，还有大量年代更为久远的佛像。可以断定，就在这片泉水密集，人群熙攘的地上，也曾伫立着一座盛大的寺院，山门庄严，大殿雄伟，斗拱如山，出檐深远，螭吻精美，僧人诸多，香客如织。

是佛保佑着这座城市的泉水吗？还是泉水滋养出这座城市的文明与辉煌？我的问号如同一枚钱币，从清澈的水面上渐渐沉下去，只能在想象中听到它似乎发出了清脆的声音，仅此而已。

泉水，是这座城市的般若波罗蜜；泉水，是这座城市的阿弥陀佛。泉水，像守着它的僧人所诵念一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小说世情

在艰难的日子哭出声来

□ 韩浩月

四哥也姓韩，但与我没有血缘关系。我自打成年之后，脑袋里装的东西太多，把许多童年记忆都覆盖了，忘了很多事，忘了很多人，自然也不记得同村的四哥。直到再次见到他，听到了他的故事。

四哥比我大四岁，上小学的时候，正是饥荒年代的尾声，家里米缸空无一物。有一天四哥放学回来，发现家里堂屋门紧锁，大人在湖里(耕地里)干农活，被饥饿折磨得百爪挠心的他，搬起半边门硬生生挤开一条缝钻了进去。

家里任何角落都找不到现成可吃的东西，但这难不倒四哥。他眼睛一亮，发现了母亲腌制的一盆咸菜疙瘩，一个个吃了下去，直到吃得整个胃几乎胀破。

咸菜含有亚硝酸盐，这是常识，但很少有人相信，咸菜吃多了会要人命。四哥那时年纪小，大半盆咸菜下肚，亚硝酸盐开始霸占他的五脏六腑，直到天黑大人们回家，才发现四哥昏倒在地，人事不省。

村里的赤脚医生，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了，没有任何效果。等待着四哥的命运，是被抛弃。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经常有这样的例子，得了疾病，中了毒，根本来不及送到三四十公里外的县城。哪怕能送去，也付不起医疗费。更多的时候，是听天由命。

父亲不忍心儿子就这么断了气，每天用棉絮蘸水给四哥擦洗身体。他认为，这样可以让那些“咸菜”慢慢流失掉。空闲的时间，他就跪在床边念叨。第十五天，四哥有了一次明显的心脏跳动。第十六天，四哥活了过来。

也许是因为咸菜中毒事件，四哥的智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脑瓜一直不太好。但从鬼门关夺回一条命的四哥，也就此知道了命运的沉重，开始学着强力扭转自己的人生。那个时代，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就是考上大学。但对于一个家贫如洗的孩子而言，大学是一件多么遥远的事情。

和许多农村孩子一样，四哥的大学是用自己辛苦的血汗，牛马一样的付出，甚至一次次苦苦的哀求换来的。他第一年就上榜了，分数足够读当地唯一的大学，却因为交不起学费，白白浪费了那纸录取通知书。

然而，四哥一生最大的悲痛，不是吃咸菜差点被咸死，不是考大学交不起学费没法上，而是父亲的去世。

在四哥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的生活一下子就空了。他独自生活在村子边缘的一个小院里，陪伴他的是一只画眉鸟和一条狗。两年